

周法高著

漢學論集

正中書局印行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五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臺三版

漢學論集

全一冊 基本定價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高 法 周 者 著
譽 元 黎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

(臺灣臺北衡陽路十二號)

海外總經銷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油麻地北街七號)

海風書店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保町一丁目五番六地)

東海書店

(日本東京都左區中田町前八九番地)

新闢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九一號(4791) 僑
(500)

Y. RE CHAO
102 DURANT HALL
BERKELEY 8, CALIF.

FEB 9 1964

汉语语法:

我现在正编几套 Readings in Spoken Chinese, 就附有故事, 会话, 语法, 短文, 等, 这种读物, 或者可说成“读物”。
看了你的“语法学”, “语法学的代表人物”“先由较早的文章前直可以我互译自互译。亦算是为读物之一有之二, 不知道你用不用意? 如果用意的话, 也许互相向教于地能求自意, 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哪儿。

如果用进来的话, 少数读者或者要改成更白话化句子, 以俾与上述可再一内格说的好不行?

又“和”字当 ‘and, with’ 请陈文君一律改作, 如果从通行书面语在话留9更仍用‘和’在注音行文上宜 和 还是 和? (用 和 好像又近乎太 “P.cip.”-style 做的。) 你的意见怎么样?

此上顺吻

Y. R. Chao

祝你书何好

Y. R. Chao

又刚读到语法一书
保书是“和”一语
比保不这中若语
字在的似的, 而原
选选是“和”字
而应说“和”字
理说“和”字
你的说法?

漢學論集自序

我把近一年多來在美國所寫的比較通俗一點的文字彙集起來，印成一本小書。因為其中大部分是討論「漢學」或和「漢學」有關的文字，所以叫做「漢學論集」。所謂「漢學」，相當於英語的 Sinology，在「何謂漢學」一文中已經有所闡發。

我為什麼要寫「漢學論集」呢？一者因為眼看外國人幹得很起勁，返顧臺灣，有相形見絀之勢，心裏悶得荒。二者因為在外無法做正常的研究工作，只有寫一點小文章來消遣，也盡一點報導的責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是此意。

在本書的附錄中，我從燕京學報中選了幾篇漢學家傳記。雖然不完備，也可以供我們的借鏡。本書中的各篇，除了一小部分為最近所寫尚未發表外，大部分發表在新天地雜誌，小部分發表在新時代雜誌，在此特向該二雜誌表示謝意。此外並蒙趙元任師及楊聯陞教授賜書付論，已收在本書中。

楊聯陞先生建議編一個外國人原名譯名對照表於書後，並儘量採用本人所用譯名，我編好後並蒙他審閱改正了十來處；李田意教授本年度休假，承他准許我使用他豐富的藏書，得到不少的方便，也增加了我寫作此書的興趣。在此一並向他們兩位致謝。段慶貴先生擔任接洽印刷事宜，也是應當感謝的。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二月八日周法高序於新港

漢學論集目錄

趙元任先生來書…………… 貳

漢學論集自序…………… 叁

1. 出席第九屆國際語言學者會議略記…………… 一

2. 論臺大應設立博士學位…………… 六

3. 何謂漢學？…………… 九

4. 論漢學界的代表人物…………… 一七

附：楊聯陞先生與周法高先生論漢學人物書

5. 論歐美漢學研究的趨勢…………… 二八

6. 「論歐美漢學研究的趨勢」後記…………… 三九

7. 談美國數大學有關中國的課程…………… 四二

8. 續談美國數大學有關中國的課程…………… 五五

9. 談日本二大學的漢學陣容…………… 六四

10. 談法國漢學研究的機構…………… 七〇

11. 臺灣公藏文獻資料鳥瞰…………… 七八

14. 13. 12.

中國留英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之分析	八九
一九五一——六〇十年間「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之分析	九六
中國語的特質和發展情形	一〇九
附錄一：漢學家傳記選	一三四
(一) 茹理安小傳及其著作	一三四
(二) 日本已故東洋史學家箭內、藤田兩博士之著述目錄	一四〇
(三) 伯希和教授小傳	一四九
(四) 馬伯樂教授小傳	一五一
(五) 葛蘭言教授小傳	一五五
(六) 福蘭克教授小傳	一六〇
(七) 馮承鈞教授傳	一六二
(八) 馮承鈞教授譯著書目	一六五
附錄二：周法高著作目錄	一七一
附錄三：西人原名漢譯對照表	一八〇
後記	一八八

漢學論集

1. 出席第九屆國際語言學者會議略記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第九屆國際語言學者會議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在美國麻省劍橋舉行，筆者曾參加，特將經過情形略述一二。

去年秋天，我和董同龢兄都接到該會的邀請，並由該會供給來回飛機票和五天的出席費美金七十元。到今年七月中，我們便先後啓程，先參加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和美國語言學會合辦的暑期語言研究所，對美國近年來語言學發展的情形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來。

到八月二十六日，我便乘機飛芝加哥轉波斯頓，再乘汽車到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會場設在該院的克里斯基大禮堂內。我事先預訂了該院的單人宿舍一間，每天租金四元五角。該院地瀕查爾斯河畔，風景宜人。此外該院的建築也很出名。例如克里斯基大禮堂只有三隻腿，還有一個教堂沒有窗戶，都是有名的建築物。該院素以理工的研究聞名世界，可是近年來它研究的領域竟達到某些人文科學方面。例如經濟學的研究便很出名。該院教授羅斯陶 (W. W. Rostow) 關於經濟發展起飛的理論，便在臺灣相當流行。此處還有對於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也頗引人注意。該院教授耶可卜森 (R. Jakobson) 便是布拉克 (Prague) 語言學派的泰斗。還有一位年青的教授瓊姆斯基 (N.

Chomsky) 提倡語言學方面的轉換理論 (transformational theory)。在美國很吃香，有好些年青的語言學者尤趨之若鶩。語言研究部門設在該院的電子學研究室 (electronics Laboratory) 內，猛一看似乎使人覺得很奇怪。原來該院接受美政府的委託，研究機器翻譯 (machine translation)，想用電腦 (computer) 把一種語言文字翻譯成另一種 (或多種) 語言文字，目前還在試驗階段。美國因為急於想知道共產國家對於科學方面的成就，所以學者對於俄美和中美的文字翻譯幹得很起勁。既然要搞機器翻譯，對於語言的結構便不能不先弄明白。語言轉換理論對於這一方面，很有幫助，所以便相當流行了。

在二十六晚間，該會舉行了一個招待會員的酒會，會中就是一點普通的飲料和酒而已，非常簡單，可是與會的好幾百人却彼此交談得起勁。趙元任先生夫婦和他們的大女公子（在哈佛遠東系任教），李方桂先生夫婦也都出席了。

從二十七日起到三十一日止開會五天，第一、二、四天在該院開，第三、五天在哈佛大學開。會議分三種：一種是大會 (Plenary Session) 訂在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每次預請一人主講；一種是分組會議 (Section Meeting)，訂在下午二至四時，每次有三組，每組每次預請五六人主講；一種是小組會議，訂在上午九時至十時，每次約有十組，每組約有二至四人宣讀論文。前二種的論文先已全部印出，開會時主講者僅講一大綱，其餘的時間由到會者發言討論，後一種小組會議僅先將提要印出，由主講者宣讀十五分鐘，與會者發言五分鐘，時間都非常緊湊。在下午四時半以後，還有一些活動。例如曾經有一次用電影報告該院機器翻譯研究的情形，又有一次用電影表示該院對實驗

語言學研究的情形，兩者都要利用電腦來工作。此外晚間還有一次舉行風琴演奏，利用克里斯基大禮堂內有名的風琴，由美國有名的風琴家畢格斯 (E. Powers Biggs) 主演。畢氏曾在哥倫比亞公園灌有海飛唱片數張即係在該處演出者。另外還有一次遠足，一次餐會，筆者因未參加，故爾從略。

這一次出席的會員約八九百人，來自世界各國，如果加上他們同行的親屬，當有一千多人。會長爲郝根 (E. Haugen) 教授。該會由麻省理工學院主辦，哈佛大學協助。中國學者學生參加的可能有一二十人（筆者即曾遇到由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去的中國學生）。宣讀論文的，據筆者所知，有趙元任先生的「翻譯不用機器」(Translation Without Machine) 一文，董同穌先生的「中國音韻學中的兩分法」(Bipartite Division of Syllables in Chinese Phonology) 一文，王士元 (William S. Y. Wang) 的「國語造句法中的一些規則」(Some Syntactic Rules in Mandarin Chinese) 一文（此文係採取轉換理論者。王先生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已將瓊姆斯基之名著譯爲中文，並加中文例句，將在香港出版，對此有興趣者，可以購讀），還有筆者的「古典漢語中的詞類」(Word-classes in Classical Chinese) 一文。此外，趙元任先生任大會副主席並在分組會議「電腦之實用」(Applications of Computers) 中任主席，李方桂先生曾在小組會議「中國語言第二組中」任主席，王士元曾在分組會議「語音學與音位學」中任秘書。以上是中國學者在會中活動之一般情形。

在中國語方面，董、王二君的論文排在「中國語第一組」，由今年在臺灣中央研究院研究的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易家樂 (S. Egerod) 任主席。排在「中國語第二組」的有康奈爾大學副教授包擬古 (N. C. Bodman) 的「對原始漢語的形態學方面的觀察」(Observations on Proto-Chinese Morphology) 一文，此君曾著有「劉熙釋名之研究」和「閩南語讀本」二書。又有劍橋大學教授浦立本 (E. G. Pulleyblank) 的「中國語聲調系統來源」(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Tonal System) 一文，此君對隋唐史頗有研究，近對中國古代語法和音韻有論文發表。此外便是筆者一文。

有一點美中不足的是中華民國無正式代表參加。俄國代表在節目單上雖有一些論文，却都未出席。在臺灣本來有一位接受補助出席開會並考察的，據說是師大英語系的吳匡教授，因為聯合國通知得太晚，沒有來得及出席開會。在日本東京帝大研究中國語言的楊福綿牧師也獲得了聯合國的補助，這次倒趕上了。

我對於這次會議有一點感想。現在學術研究已逐漸由專門分科而注意到學科間的關係。就拿語言學來說吧，有所謂心理語言學 (Psycholinguistics) 數理語言學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等，都是新興的學問。此外如語言與哲學 (特別是形式邏輯)，語言與物理學 (如機器翻譯，實驗語音學) 的關係等等，也都值得注意。此外，文理科間嚴格的界限似乎逐漸打破，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對經濟學和語言學方面的貢獻，便是很好的例子。我會對董同龢兄在耶魯大學研究物理的長公子無極君半開玩笑的說：「將來你的研究可能和令尊的研究發生聯係。」的確，一位學物理的學生，安知他日不搞機器翻譯而和語言學發生關係呢？所以我奉勸在臺的青年學生一句，不要太短視了而

把文法科理工科劃分得太清楚。一個學理工科的學生將來很可能轉到文法科方面去。而學文法科的也可能轉到和理工方面發生關係。例如趙元任先生是學數學的，馬丁鳩斯 (Martin Joes) 是學工的，現在都成爲國際知名的語言學家。此外我在麻省理工學院遇到一位研究語言的研究生，大學部是唸數學的。將來學術愈發達，跨越科別的研究一定更有出乎我們今日想像之外的。

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日草於西雅圖

2. 論臺大應設立博士學位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

記得好些年前，曾經有人預言：在不久的將來，中國青年研究國學也要到國外去深造了。這話一點也不假，目前中國青年到美國來攻讀中國文學博士學位，也是事實。有一位美國教授曾經問我：這是什麼道理？我當時的回答是：因為臺灣大學不授予博士學位，要攻讀博士學位只有到國外了。也許有人要問：師大和政大不是可以授予博士學位了嗎？記得有一位美國大學的教授聽說某人是自由中國的博士後却說：可惜不是臺大的。原來臺大在外國人的心目中是自由中國大學的代表，好比中國人心目中英美的牛津、哈佛似的。

基於以上一點實際的遭遇，使我不得不寫這篇文章籲請臺大當局考慮設立博士學位——至少在中國人文學科方面。

有人也許要說：臺大如果不設立博士學位則已，要設立就得像個樣子，能夠和歐美的第一大學並駕齊驅；目前似乎還不够這樣的水準。據我個人的看法——別的學院的情形我不清楚，不敢亂說——臺大文學院有幾系有關中國方面的研究是够資格的。

根據咱們中國人敬老的習慣，我不妨舉出三位六十五歲以上的學者來作爲代表，即：考古系李濟之教授對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中文系董彥堂教授對甲骨學的研究，歷史系姚從吾教授對遠金元史

的研究，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至於其他許多名教授，更是舉不勝舉。現在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有一個在美國大學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研究生感覺到在美國大學中，教中國詩的教授每校只有一位——哈佛和耶魯都不例外——未免太少了。他問我臺灣大學有幾位教中國詩的教授？我當時告訴他：臺大經常有一位教詩經，一位教楚詞，一位教詩選，一位教專家詩，一位教詞曲。換言之，我們有幾倍於他們的師資。

有人也許認為在普通學科方面的基礎不夠，我不妨再舉兩個例子。在西洋史方面，我們有沈剛伯，劉崇鋳，張貴永三位教授，陣容比過去在大陸的任何大學要強。記得華盛頓大學的衛德明教授在中美科學會議中也曾說過：臺大有夠水準的美國史課程。我們可以說：西洋史方面，如作專門研究，因為材料的限制，當然還不夠；如打普通的基礎，則綽乎有餘了。又如哲學系方東美教授的哲學史，陳康教授的希臘哲學，都是一時之選。

有人也許認為師大和政大在這方面已著了先鞭，他們所授予博士的標準，是不是會影響到臺大？我的回答是：毫無關係。在國外，各大學博士的學位授予標準，可以差得很多。臺大具備了先天的優勢，在國外更加可以得人重視，假如辦理認真的話。

還有一點，去年教部公佈國外優良大學的標準，是能授予博士學位。由此可見一個優良的大學應該能授予博士學位（當然能够受予博士學位者，未必即為優良的大學）。美國著名的大學，研究院的研究生往往和本科學生在數量上差不多相等。現在差不多成爲一個公例：沒有一個第一流大學

沒有優良的研究院的。臺大應該向這方面邁進，方可列於世界著名大學之林。

說一句老實話，五年之前可算是臺大文學院的黃金時代。那時胡適之博士還未逝世，可給予精神上的鼓勵；董彥堂、李濟之等老教授，精力比現在好得多；勞翰、鄭騫、董同龢、王叔岷諸教授，還無離臺的打算。一般人往往有一個錯誤的傾向，即：遠來的和尚會念經。殊不知照當時的陣容，關於中國人文學科方面，在質和量方面勝過任何歐美著名的大學。照現在的情形來看，如能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也足以在中國人文學科方面造就一些够水準的人材。

總結起來，爲了滿足青年求上進的心理，爲了建立國人學術研究的自尊心（當然不是誇大狂），爲了提高臺大的研究水準，臺大應該，並且有資格，在某些學科方面授予博士學位。

最後，根據我過去在臺灣參加兩位文學博士口試的經驗，至少有兩點應該特別注意：第一，博士論文的範圍不能太廣泛，而要注意個人的創見；這一點好多人都有同感。第二，普通學科的根底要打好，例如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對西洋文學方面要選讀幾科才行，不能只攻讀幾項國學課程。

3. 何謂漢學

所謂「漢學」，相當於英文的 Sinology，（在本文中，通常說「漢學」就等於說 Sinology），和「國學」的含義相近而略有不同，和「漢宋之學」的「漢學」大有差異。我寫這個題目，注重在「論」，和一般只報導東西洋對漢學的研究者不同（例如思想與時代雜誌第一〇一期——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出版——宋晞先生「美國的漢學研究」一文，就報告得相當詳細）。還有一點：我只是想到哪裏，對寫到哪裏，既沒有充足的準備，也不打草稿；所以寫起來沒有什麼嚴密的系統。我預備先下列各篇：

一、何謂「漢學」？

二、論漢學界的代表人物

三、論國際漢學界的趨勢

以上只是隨便想到的幾個題目寫了出來，此外還有一些別的題目，等到以後隨想隨寫，也沒有什麼固定的次序可言。寫的時期也不固定。寫的時候一定會有許多錯誤，也希望專家的指正。

「漢學」的名稱能够成立嗎？

所謂「漢學」(Sinology)，有許多人反對這個名稱。持這種立場的有下列一些理由：

(一)「漢學」的名稱對中國有一點不尊敬意味。我們聽說有「印度學」、「埃及學」、「漢

學」，而沒有聽說有「希臘學」、「羅馬學」，更沒有聽說有「英國學」、「美國學」。「漢學」這個名稱完全表示歐美學者對那些已沉淪的古老國家的文化的一種輕視態度。我們中國的文化幾千年來一直沒有中斷，那裏能和那些中間亡國淪為殖民地的印度、埃及等相提並論？此其一。中國語言文字幾千年來都是被人使用，並沒有廢棄，和印度的梵文、埃及的象形文字之為死語言死文字者不同。此其二。持這種理由的確有相當道理。為什麼歐美人把對希臘、羅馬的研究只叫作「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 而不叫作「希臘學」「羅馬學」呢？這完全由於歐美文化是由希臘羅馬一脈相承下來的，就等於我們中國人說「國學」似的。不過在當初創立「漢學」這個名稱時，確有「歐美文化本位」的意味；用之日久，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尊敬的意味了。

(二)「漢學」的名稱不科學。現代學術的分工很細，研究中國語言的應該歸入語言學的範圍；研究中國歷史的應該屬於史學的範圍，研究中國文學的應該屬於文學的範圍，研究中國哲學的應該屬於哲學的範圍。在新天地第一卷第六期(民國五十一年八月)張起鈞先生「獻給來華講習的漢學家」一文中也說：「深一層的知識則應各歸到有關學科而成爲各該學科的一部份。那就是哲學放在哲學系，史學放在史學系，而不能視爲東方學的禁錮。」這個理由比第一個理由光明正太多了。本乎此，不但「漢學」「漢學家」(Sinologist) 的名稱應該取銷，就是「東方學」「東方學家」(Orientalist) 的名稱也不適用。

可是，區域的研究 (regional studies) 也有其存在的必要的。於是乎比較進步的名稱就用「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的名稱，關於遠東的就用「遠東研究」(Far Eastern Studies)

的名稱，屬於整個東方的就用「東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 的名稱。同樣的，我們可以說「美國研究」「蘇俄研究」等。

此外，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把過去所謂「國學」或「漢學」改稱為「中國文化史研究」。有人把「國學論文索引」改編為「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即用此標準。這和日本把中國研究歸入「東洋史」的範圍相似(手邊無書，讀者可參看梁容若先生關於日本漢學研究的文章)。國際上有一個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又有一個青年漢學家會議。六年前自由中國會派李濟、張貴永、方豪三教授到德國參加此兩會議。

我們看：「中國研究」，這個名稱太廣泛，可以對有關中國方面的無所不包。例如：中國地質、中國植物的研究，通常屬於地質學、植物學的範圍，而不屬於「漢學」的範圍的。就一般來講，「中國研究」似乎也偏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還有一點，現在美國相當時髦的中國研究是中共問題。研究現代中國問題的稱為「中國問題專家」(China experts)。他們是要幫國務院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這種人和「漢學家」的性質也有點兩樣。所以我們依然不能拿「中國研究」來代替「漢學」的名稱，更沒有一個名稱和「漢學家」相當。

我們再看：「中國文化史研究」這個名稱能不能代替「漢學研究」的名稱呢？也不能。我們可以把研究中國古代語言的歸入中國語言史，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的歸入中國藝術史，把研究中國古代民族的歸入中國民族史；此外，還可以把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歸入中國科學史(注意：此處所謂「古」，對「今」而言，通指「過去」)。可是，例如研究中國現代語言、現代民族的就不能包